

第二十四章 豆腐如玉

書名：《慶餘年》 作者：貓膩 字體：+大中小-

許久之後，範閑才平靜下來，身上的冷汗將他的衣服與他的身體緊緊地貼在一起。

他從刺客的肩膀處收回細長的匕首，刀鋒與骨肉分離的聲音很恐怖，不由讓他愣了愣，又卸下死刺客袖筒裏那架小巧陰毒的暗弩。

細長的匕首上麵塗著黑色的顏色，避免反光，但範閑知道，費介老師親手配製的黑色塗料裏麵不僅有毒，還有一種能夠放大受傷人類痛覺的藥物。他小心地將細長匕首插入硬駱象皮做成的刀鞘中，看了一眼躺在**的刺客屍首和床下送菜老哈的雙腳，然後轉身離開。

推開房門，瞎子五竹正靜靜地站在樓梯角，他的聲音傳了過來：“如果沒有馬車過來怎麼辦？”

範閑低著頭，沉默了很久，終於克服了初次殺人所帶來的那種可怕感覺，抬起頭來露出招牌式的笑容：“我會和他一直耗著，然後等你來。”

依然是從後牆下去，在澹州港外爬懸崖的訓練，終於在今天起了作用。範閑雙腳落在地上，往前走去，知道五竹一定會離開自己，而當自己如果再有危險的時候，他又會出現。

走在菜場中，身邊人聲鼎沸，他依然沉默著，垂在大腿邊的右手卻有些微微顫抖。

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到菜場的一頭，在一個攤子麵前，他停下了腳步。這是個豆腐攤子，擺攤的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婦人，麵貌柔美，係著個圍裙，雙手白嫩。

“冬兒姐姐。”範閑微笑著和她打著招呼，這正是被他趕出伯爵別府的大丫環冬兒，當年很小的時候，範閑經常賴在她的懷裏睡覺，感情一直很好，冬兒出府之後，在菜場裏擺了個豆腐攤，所以範閑經常來這裏買豆腐回家。

冬兒看見是他來了，臉上浮現出一絲溫柔的笑容，將他領了進來：“少爺，你怎麼來了？”

坐在小板凳上，又有居民來買豆腐，冬兒有些為難地看了他兩眼。

範閑點點頭，讓她先去照看生意，回身發現攤子的後麵有個嬰兒床，**坐著一個兩三歲大的小丫頭，臉蛋紅撲撲的，正伸出拙嫩的雙手，在玩床前係著的小鈴鐺。

範閑伸手將那個小丫頭抱了出來，逗著玩。冬兒轉身看見，趕忙上來接到懷裏，埋怨道：“別把你衣服弄髒了，回去又得讓那些丫頭們洗。”

範閑嘿嘿一笑，說道：“冬兒姐，我當年像你女兒這麼大的時候，你不一樣天天抱著我。”

冬兒笑著說道：“我的大少爺啊，你怎麼和我們這些下人比。”有些奇怪，冬兒就是因為吃飯的時候搶在範閑之前嚐了下鹹淡，就被範閑無情地趕出伯爵別府，但聽語氣，她似乎並不怎麼記恨這個小男孩兒。

範閑撓撓頭，不知道該說什麼。冬兒似乎瞧出來他心情不好，所以逗著自己的女兒喊：“叫小少爺，小...少...爺...”

“喊我小舅舅。”範閑堅持。

...

在豆腐攤裏坐了很久，看著冬兒切豆腐，稱豆腐，用紙包豆腐，逗著身邊的小丫頭喊自己小舅舅，許久許久之後，範閑終於驅除了心頭的那一絲陰冷，站起來向冬兒告辭。

冬兒有些為難地說道：“您來這一趟，我這兒也沒有什麼好吃的。”

範閑笑了起來：“冬兒姐，難道我還差吃的嗎？”

“那倒也是。”冬兒捂嘴笑道，少婦的嬌羞全部展現了出來，她忽然說道：“謝謝少爺給小丫頭買的這些東西。”

範閑笑著搖了搖頭：“隻要你不怪我把你從伯爵別府裏趕出來就好。”

冬兒笑了笑，沒有說話，她信任麵前這個並不大的小男孩兒，雖然很不理解那天吃飯他為什麼發怒，但知道對方一定不是故意的，更何況自己出府之後，少爺經常偷偷給自己送些銀錢過來，後來自己嫁了人，一家三口過的日子還算舒服，出來擺豆腐攤，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自己知道這樣才能方便少爺這個小孩子來看自己。

範閑揮手與豆腐冬兒告別，走出菜場之後，回頭望去，隻見那個柔美可人的女子正背著小妮子在水裏切豆腐，那微微前傾的身子仍然是那麼的苗條豐潤，並沒有看出歲月的痕跡，就像十年前抱著自己時候的模樣。

範閑借故將冬兒趕出別府，是因為她是自己的貼身丫環，如果自己有什麼事情，她也會很不安全。

在範閑的“童年時光”中，他最喜歡自己的這個貼身丫環，喜歡賴在她的身上，甚至時常幻想著，當自己長大以後，可以如何如何但他卻忘了很關鍵的一點，當他慢慢地長大時，冬兒也在一天一天長大，今年他十二歲，而冬兒已經二十幾歲。

寶玉與晴雯的故事，看來隻好半途而廢。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遲，我恨君生早。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時，日日與君好。”

他一麵意**冬兒是如何如何的愛煞自己，一麵哼著曲子回了伯爵別府，試圖讓自己相信已經忘記了刺客和老哈並排瞪著的那兩對死魚眼睛

—

因為中午吃了一頓“貓扣子”毒藥拌竹蒿，下午又擰斷了一個人的脖子，所以範閑的胃口變得極其差勁，晚飯隻是隨便刨了一點，就丟下碗回了臥房。

入夜的時候，他卻有些餓了，一個人舉著油燈來到廚房，一路悄無聲息，沒有驚動任何仆人。

進了廚房，他幹淨利落地洗了條魚，菜刀在他的手上就像是隻鳥兒一樣飛舞著，片刻功夫便去鱗剖肚，又用五竹逼出來的切蘿卜絲功夫切了些薑絲，菜刀落在案板上，沒有發出一絲聲音，接著又在放薑絲的小碟裏兌了些醋。

生火燒水蒸魚肥。

蹲在地上望著旁邊的爐灶，望著緩緩升起的蒸氣，範閑忽然想到一個有些好笑的事情：費介老師和五竹叔因為母親的原因都在教自己殺人以及如何避免被人所殺的本領，但客觀上，卻附贈教會了自己如何做一個好醫生，以及做一個成功的廚子。

[上一章](#)[回目錄](#)[下一章](#)